

民国系列

人海微澜

潘伯鹰 著

 文匯出版社

民国系列

人海微澜

潘伯鹰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人海微澜：潘伯鹰 著．—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14.3
ISBN 978-7-5496-1043-3

I .人… II .潘… III .长篇小说－中国－现代
IV .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(2013)第301606号

人海微澜

著 者 潘伯鹰
责任编辑 朱耀华
特约编辑 朱来扣 老皮皮 甫跃辉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(邮政编码200041)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字 数 250千
印 张 12.25
印 数 1—4100

ISBN 978-7-5496-1043-3

定 价 32.00元

序一

作小说难，而在今日之中国作小说则尤难。何者？凡百文章，皆贵精美，企于至上。独小说写社会人生之情状，组织琐屑卑污猥鄙之实，期于摹影传声惟妙惟肖，故常不免庸俗凡近之讥。若托体过高，命意甚深，则易流于空虚板滞，而描绘失真，不能动人。是故小说家之真正难事。厥为如何而运理想于事实之中，借由事实而表达现其理想。合斯两美，熔于一炉，工为此者乃称大家。此作小说之难也。小说本为多数读者而作。近世小说盛行，亦以教育普及读书之人较昔日增多之故。然今之中国，正当东西接触，新旧蜕变，为由分而合，由整而杂，由同而异之时期。全国之人，其境遇事业思想经验识解嗜好各各殊别，日趋于扞格不相为谋，于昔之浑沦一体，孕育于简单之旧文化中者大异。居今日而作为小说，欲使各地各界各业各派男女老少之多数读者悉能欣赏，则几于无从着笔。而其较材料作法为尤难者则为文体。自昔长篇小说皆以雅洁之俗语写成。乃在今中国，文字语言至为纷乱而无标准。以白话论，由红楼梦儒林外史旧体以至极新式之欧化的白话，其间千差万别，人自为体。虽云同用白话，而按之实事，作甲体者不肯阅读乙体之书。缘此二因，近今国中出版之小说，读之者各限于一种人，为数不多。而求其书真能风行广被读者则甚属

寥寥。故曰在今之中国作小说为尤难也。虽然，其事愈难而为之愈工者，则愈可见作者之才力。予自幼好读小说，中西各体专研涉猎者为数颇不少。于小说之技术法程，亦自谓有研究之一得。顾擘画经营几二十年，欲撰一书卒未能成。固缘才力不足亦以上所言之特别困难为之梗也。予以自作小说不成，故于他人所出版问世者极为留心，而常多失望，求能与曹雪芹，沙克雷（W.M.Thackeray）比肩或可望其项背者，殊未有见。民国十五年，天津大公报改组发刊。日就其中读人海微澜小说，则窃喜之。读之久，则甚佩之，而以思见其作者未得为憾。十七年岁暮，予撰评陈铨君天问一文。登该报文学副刊中，并论及人海微澜。以此因缘，始获识臧公先生，煮酒快谈，各述其对于著作小说及文字文体之意见，喜彼此之多契合。并悉此书正将刊印专册行世，则尤喜。盖予虽撰作小说未成，而深悉此中甘苦，予未能成之，而臧公乃已卓然造就，且有过于予所能为者，予得非尤幸耶！此书佳处何在，读者谅能共见，弗待揄扬；其短处，则予之所指，均臧公之所自知，并已酌加修改，亦无烦赘词。故惟叙撰作小说之难，俾读是书者识良工之苦心云尔。

民国十八年初春，泾阳吴宓序

序二

臧公撰人海微澜毕，属兆璜序之。且曰：“贺孔才，曾履川，萧秋骞皆有诗文。吾与子交十余载，朝夕相聚，志趣相似，是不可无一词，子其毋让。”兆璜辞不获已，乃作而言曰：臧公世之英才，倜傥不群，岐嶷有志。年十七，诗文斐然可观。知交敬畏，谓为奇人。既窥旧学之藩篱，乃大肆力于欧西文字，究其风俗，人情，政治沿革，悉心究讨，穷极要眇，不甘落人后。尝谓兆璜曰：“吾以十年潜心于学，以十年致力小说。是书成吾不复知有古人。”臧公之才若斯，臧公之愿若斯，可谓有志之士矣。人患不为耳！岂才难哉？志坚则排山海，意诚则铄金石，幽通鬼神，振荡今昔。形苟不灭，身苟不死，天下当以吾意易移。此以人持天也。兆璜以为英雄豪杰当如此。臧公之撰人海微澜也，包罗万象，含蕴奇伟，天地风云，荟诸笔端。读者叹止，掩卷击节。臧公意犹未已，曰：“此非吾之至者。二十年后，吾当使子知臧公为何如人也。”兆璜寡闻不学，不能尽窥人海微澜之精微，独深知臧公之志。特表出之，使臧公努力自勉，终成其志，并敬为读者告焉。

己巳春月吴兆璜敬序

序三

深而莫可穷也，广而莫可际也，浑沦混漾而茫然其无端涯也，鼃也，鳌也，鼉也，蟹也，蚌也，螺也，巨龟也，长鲸也，潜蛟也，林林总总，凡万其类，有莫得而尽名焉者；叫者，跳者，奔者，呼者，噪相逐者，喜相戏者，怒相搏者，蠕然而思动者，营营逐逐凡万其态，有莫得而悉状焉者；飓风发，巨波飞，日星晦冥，雷霆翕辟，万怪出没，而乾坤震荡矣。乌乎噫嘻！是何观之奇伟乎？昌黎韩氏所称为天地间最大物，而眉山苏氏至以藏身万人相似似，其不以此也欤？而状之者谁耶？吾友鳧公，弱龄幼学，既于诗古文辞无不通，而居旧京久，于变故兴革皆身历之，惊风骇浪之澎湃奔腾于目前者复日以繁颐也，于是发愤思穷极其态纪之简编。以天下混浊不可庄语，故为俶诡之词。民朴俗陋不可高文，故为里巷之言。事变纷呈不可遍观而尽识，故就耳目所及谈笑之顷，以条理之。每于诙谐寓讥讽，而葩艳芬郁中，玄思痛语往往而见。字之曰微澜，若曰其细已甚。然蒙庄不云乎？以至小而穷至大之域，览斯澜以概其余，亦何殊观海之大哉？方余居旧京，每夜过鳧公，值澜作则必为我咏。至微妙所，则曰：“左氏太史公何以尚兹？书足以状万态驰一世足矣，奚必文为？且文之遇于世者几何哉？”因相顾太息。已而曰：“子厚我，知我，必为我序

之！”诺而未及为。及遵海而南，其变怪皇惑既非吾所克尽状，而澜适已穷肖之也。愈有慨夫文人志士之不为世重，遭值离乱，而飘流转徙益勿宁趾，乃有极颠沛流离之苦，而尤艰于升斗谋者。曲弥高则和弥寡，高文典册不为世知，亦固其所。至降而为小说家言以自放逸，而深文微旨亦不为俗流所晓。然则孤愤幽怀之所寄，宜吾两人之相濡以沫而相喻于无言之表矣！夫人方以翕张变怪驰逐于尘海，而吾曹独于文字扬其波焉，是非亦人海之一澜邪？然穷形尽态以刻尽照烛之，吾恐海若天吴之属，将睅目吐舌蜿蜒于其侧，而益鼓波涛期攫之也。呜呼，慢夫！

共和十八年元月涵贞子

序四

或曰：“小说之道在昔衰微。野史稗官之言，自许为荐绅先生者多不道。洎乎海通以还，而新旧小说蓬蓬勃勃，或见于报章，或刊以专集，约其数不下万千。何其盛欤？”余曰，子见其盛，余以为未也。夫瓦砾盈山，不足为贵；必待连城璧出，虽不满尺亦贵焉。唐之世，以诗文盛。然其所以盛者，岂计其时诗人文士之数哉？亦曰，有李杜韩三公揅柱其间耳。彼数公者，踔越百家包罗千古，有至极之诣，发人之所未发，继往古而开新运。其风格足以为一世之准则，而示千古以其时之殊风。使后之览者，读其书论其世，遂澈然洞见文学史势变迁之迹，所以称盛。不然，文虽多，无良，虽曰无文，可也。小说一道亦何独异？吾尝遍览今之小说矣。约其体制，有新旧之分。新派者专以效摹西洋；旧派者专以资法红楼，水浒。故新派之病在力摹欧文之语气，强效欧文之句法，使读者阅之费解。而旧派则意境陈朽，千篇一律。其毋取径甚狭乎？故二者皆不足表斯世之殊风可以称盛也。今凫公先生之著人海微澜也，既无新派生涩之病，复无旧派陈狭之弊。彼所取之技术，法程，多近西洋；而书中之材料，感情，皆为中国人之所具有。语言之妙，尤能表现中土之口声。吾观是书摹绘之精，如梓庆为鐻，惊犹鬼神。而波澜轩阔，又足以发其奇伟。故周

情孔思，无不曲折如意；跌宕淋漓，复尽弃故常。取材之妙，设境之雅，措语之工，镂剔回互，皆以神遇。伏案快读，如列子御风而行也。然则名山蕴玉足以言贵；诗文有李杜韩公，足以言盛；而小说有人海微澜殆庶几乎？虽然，此书描写之精细，固夔绝今古，然其间事实皆各自独立，是以就全体观，结构无甚绾合，不得不谓为白璧微瑕。晁公引以为憾者在此，而余亦有同心焉。呜呼！中国文学，风骚而下，扬马之辞赋以瑰丽驱迈为特长。至王仲宣为登楼赋，尽去环辞，专取直行之气，而辞赋之道变。汉魏以降，乐府诗歌以真朴沉雄为特长。沿及齐梁，转为绮靡。太白，杜公起，尽去其靡弱专取沉雄之神，而诗之道变。惟文亦然。经史而降，及于六朝，文敝极矣。韩公于贞元元和之间，挺然综贯经史百家，得其真髓，尽去当时之风，专以自铸伟词，而文之道变。韩公而后，王介甫易以创折，欧阳永叔易以和美，而文之道又变。屡变屡异。自其异者而观之，诸家各以其力移易古人。故王仲宣革命者也，太白，杜公革命者也，韩公革命者也，王欧二家亦革命者也。然异中有同。自其同者观之，千古作家盖相视而笑也。惟其异，故能创辟新境，俯开来兹；惟其同，故能仰收前圣之精微，以继伟烈。此异同两义，于文学之变迁，实为不易之天则。豪杰之士，当蕴酿古人，横顾当世，发挥才力，期得至正之途而策动焉！小说之在吾国，曹雪芹，施耐庵之途既穷，泰西之新潮复已奔腾叩岸，而人事之变迁愈亟，是知小说革命之时至矣。革命之途自不能悖乎历史之天则。彼故步自封者无可取，而匍匐以归者弥足戒。吾固知必有英绝之人起而当其会，出其伟著，如李杜韩公之风格足以为盛时之代表者。意者其尚有待乎？晁公方在盛年。人海微澜特

其初作。虽有微瑕，而已光气熊熊，望之似汉高之在芒砀。使孟晋不懈，及其才之老成，抑可得秦鹿乎？余是以乐序此书，而起无穷之大欲也！

民国十八年三月何世伦

题一

长歌叙旧题鳧公所著人海微澜

萧宗训

长安朔风三日雪，衢断行人巷无辙。夜寒白屋一灯青，掩卷微吟
睡眠纒。梦中忽忆少年时：凤城走马醉竹丝，百丈豪情薄云日，四愁
共拟惜琼枝。日车蹢躅如激箭，社燕秋鸿离不见。南国江花浩若春，
海西烟水青于靛。数年宇县暗烽尘，坐看儿童项领成。镂冰文字终何
益？空雕小说钩物情。黄金台畔再握手，痛饮乌乌拍铜斗。孝章要为
大名人，董龙更是何鸡狗！君不见吕望鼓刀老渭滨，一朝厉翮翔青
冥？吾徒相看俱年少，安能为尔寂寂长笑人？

题二

高阳台 题人海微澜

陈家庆

 缕雪裁冰，吹香嚼蕊，生花笔有余妍。抱月怀风，芸窗夜拂银笺。安仁自昔才如海，算而今游戏偶然。笑无端，挥洒云烟，幻出情天。茫茫人海飘零久，记春明十载，饱看桑田。见说缁尘，近来也到吟边。尊前莫费新亭泪，只书中密意绵绵。最堪夸，慧业修来，未负华年。

题三

题人海微澜

贺培新

江头乱柳摇青春，飞花扑面愁杀人！眼看绿肥递红瘦，侧帽行吟欲断魂。放歌不尽十一二，长篇短简排胸臆：风雷警欬幻恩情，聊把乾坤作游戏。三春士女争狂颠，香车宝马如飞烟，中有佳人近佻细，弹作哀音迸素弦。弦音疾促雨声急，晨风吹林黄鹄泣，云翻雨覆天回旋，“事殊兴极忧思集”！一卷坐对交悲欢，森然魄动情无端！人间万态叹观止，道是洪海生微澜。

题四

高阳台 为鳧公先生题人海微澜

吕碧城

花县霏香，蕙庭消雪，君家特地春多。涨笔狂尘，肯教英气销磨！金沙直泻来千里，比恒河还似黄河。聚人间，万感悲欢，一派笙歌。伤春不在银屏里，在浮云幻影，逝水回波。缥筒凄痕，几番著意描摹。临流休觅残红语，怕飞花无奈愁何！尽收来，海底繁枝，珊网轻罗。

题五

题鳧公人海微澜

徐英

旷代谁为作赋才？图形象物亦奇哉！任他刍狗眸中过，供尔烟云腕底来。敢以文章轻世俗？未妨笑骂杂俳诙。阳秋皮里浑闲事，不许旁人浪费猜。

著者赘言

余以为摹画世情，抒心意，为体深博，奇而法，庄而肆，造极幽远感人尤至者，莫善于小说。惟其然，故浅人未足语也。余以余力草此书，生平所作斯为嚆矢。迫于时，限于才，不能营度修饰如意所欲，乃至近于儒林外史，汗漫而无所归。自视缺然，思焚以藏其拙者萎矣。二三师友，猥惜其心力，助使付印，不能遂愆然，乃稍整齐之如所勉。海通以来，泰西之作风影响吾土者日著。亚世才俊，戮力沟通龙腾凤翥。虽至今无伟著出，然风会所趋，将必有健者起，氤氲融合，于斯辟新邦而王之，可断言也。余赋质凡下，不足有为，兹作尤其稚者。所以遽布于世，盖有类于母之于其子焉，知其不才而不能逐者，情有所不忍也，世之君子，其以为拊掌之资云尔。

人海微澜之成，始刊于天津大公报。荏苒二年，遂事收束。重编之际，罗峙南先生且助定回目。复此由报社印行。豕亥之讹，触目皆是。此次与隐刊合印虽悉心校对，然校书如扫落叶，讹误终恐不免。尤望读者加以指正。

人海微澜既会由天津大公报社印单行本；而隐刊仅日报报端，未尝成册。仆深惜大公报社刊本误字之多，又于隐刊之散碎，不嫌于意，遂决意合印行世。此“皀公小说集”一名所由来也。校阅之际，